

■家庭相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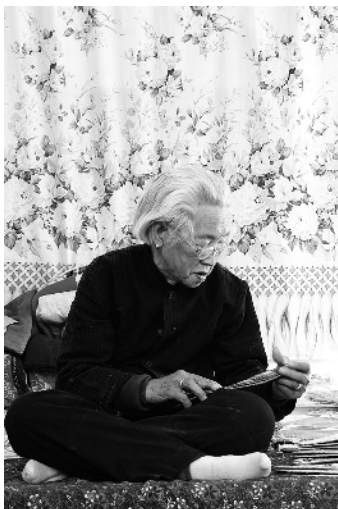
不败的花儿

□赵文静 文/图

春日的午后，阳光照过窗玻璃，一把一把洒在土坑上，出奇的暖。我进去时，外婆正一个人盘腿坐在一大团阳光里，见了，慌张地往身后藏手里的东西。却被我看得真真的，藏不住了。外婆的腿边是一些金色的银色的正方形的纸片，她的手里拿着一个折了一半的纸。我看出，是在折纸箔，类似于纸钱类的东西，上坟用的。

见到我询问的目光，她不再遮掩，“唉”了一声，长出一口气。她说：“你舅姥爷没了！”我一惊，原来她知道了！她八十多了，怕她受不了，我们一直瞒着她舅姥爷去世的消息。“唉……唉……”她长叹两声。“都瞒着我呀！”我说大家是怕你伤心，没敢告诉你，想以后时间长了再慢慢跟你说。她点头，说，我懂。眼里已满是泪水了。她说，是你舅家的小孙女来玩儿说走了嘴，我这才知道。她重又拿起一张金纸，一下一下认真地叠，像是在制作一件工艺品。突然，她停下：“这个我是偷着叠的，你可别告诉你舅你妈他们啊。他们要知道我难过，会伤心的，在他们面前我还是装不知道呢！”我的心一阵酸涩，一阵疼痛。

我坐在炕沿上，看着阳光里的她及她手里折的纸箔，是那般的安详与宁静，可我知道，她苍老的内心，又是如此的悲凄。舅姥爷是外婆的哥哥。是她唯一的一奶同胞的亲人。年轻时，他们却不好。外婆的嫂子很不孝顺，常常和婆婆吵架，外婆去帮忙，姑娘两人开始吵，继而成打，两个女人抓了两脸的伤，互相骂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哥哥自



然也与妹妹再不投机。后来，舅姥爷全家去了宁夏，远离家乡，真的就不相往来了。那时通讯不发达，只能靠信。他们不识字，于是信也不写。所以，直到我十多岁，还一直以为外婆是独生女儿，娘家没有人的。

外婆七十五岁时，舅姥爷却寻了来，兄妹俩一别五十载，曾经的青丝变白发，血气方刚的青年兄妹，已然垂垂老矣。相见喜极而泣，抱头痛哭，外婆捶着舅姥爷的肩：“哥呀，我以为这辈子再不见不着你啦！”那些日子，外婆格外高兴，那是从心底里渗出的美。她去商店里买各种各样的菜，指挥着舅舅们去赶集买这买那，她把自家种的瓜子花生用大铁锅炒了，又一粒粒剥了，用啤酒瓶子轧了面儿，装到碗里，放一把小勺端到舅姥爷面前，看他一口一口吃。舅姥爷看着外婆穿上他捎来的枣红上衣，给她抻

抻袖子，拉拉衣角。说好看，好看哟！外婆像个天真的女孩儿，在哥哥面前转一圈儿，让他看。

他们一人搬一个马扎坐在院子外的阳光下，说小时候，说他爹，说他娘，说他们曾经吵架，说他们各自的孩子、家庭与一生。他们的手，紧紧地握在阳光里。那是珍惜。

后来每年舅姥爷都要回家。直到那次，外婆执意要去火车站送他。看着火车缓缓启动，那一刻，他在车里，双手贴窗，目光定格在她身上，她在窗外，拼命高举着一只手，泪，已流满面。转身，外婆长叹一声：“唉……唉，怕是这辈子最后一回了！”

真的是最后一回了。

她坐在炕上大团的阳光里，细心地折着纸箔，一只一只，阳光一照，亮晶晶的，像元宝。她念念地向我絮叨，是好多年好多年前的一些过往。说她坐在枣树下绣花，线是哥哥托人给从外地买来的，色彩特别多。说哥哥当年长得那个俊啊，跟罗成似的，可是娶了那么个不通情理的媳妇儿。我问道：“那时候的不愉快，真得就一点也不记恨了吗？”她停下来，很认真地瞅着我：“孩儿啊！骨肉亲，骨肉亲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到多恁都是这个理儿啊！”她一句一句，慢条斯理，说得语重心长。

她在阳光下边折边絮叨，突然又停下来，说：“你可千万别告诉他们啊！他们知道我难过会伤心。”直到我点头如鸡啄米，她又开始絮叨那些过往。

那一刻，透过阳光里的她，我似乎看到一朵永不败的花儿，花儿的名字，叫亲情！



■图片故事

当青春遭遇洪水

□龙玉纯 文/图

“洪水无情人有情，解放军战士往前冲，抢险救灾责任重，哪怕牺牲我个人！”至今还忘不了1998年在抗洪一线的一个顺口溜，更忘不了当时那令人刻骨铭心的一幕幕。

那是一个让人无法忘记的夜晚，大堤决口了，我们部队第一批去的几百名官兵也被洪水冲得七零八落，生死不明。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就更不知有多少了，作为第二梯队，我们立即去营救。

刚开始时救人还很顺利，几乎没遇到什么大的险情，到第六次时不知是浪太大了，还是突然撞上了什么，冲锋舟一下子翻了，我也不知被激流冲出了多远，等我清醒过来后，发现身旁一个战友也没有了。我试着大喊了几声，也没回音。我的水性应该说还可以，但当时头被冲昏了。现在想来要不是穿着救生衣，大概也活不到今天。

不知游了多久，我听到前面黑暗里有人说话：“孩子，一定要抱紧，解放军肯定会来救我们的。”我停下借着星光仔细找了找，发现在前面不远处的一棵树上有人。我立即喊道，前面有人吗？有两个，女声回答。千万别动，我是解放军，我来救你们，我游了过去。游到树跟前一看，是两母女，两个人都抱着树冻得瑟瑟发抖。

我脱下救生衣，母亲要女儿穿，女儿要母亲穿，让来让去，谁也不想把这个可能活下去的机会留给自己。一下救两个人，又只有一件救生衣，我心里真没底，可当时顾不了那么多。万幸

的是姑娘稍微会一点游泳，相对减轻了我的负担。我拉着一个推着一个，奋力向岸边游去。

不知又过了多久，我明显感觉到有些力不从心了。这时，我的耳边好像突然响起了我妈妈的喊声：儿子，好样的，加油！又好像是战友们的喊声：排长，好样的，加油！

这时那位母亲已经看出我有些不行了，大声说别管她了，能救下她女儿就行。我强打精神说，别慌，我们的冲锋舟就要来了，咱们三个人一定都要活着回去，一个也不能少。

又游了不知多久，听到了冲锋舟的马达声，我们使出吃奶的力气大声呼救。终于，我们仨都得救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她们母女俩来大堤上找我，并且还带来了一位记者。这时我才知道，姑娘是一名大学生，她妈妈是一位老师。

从这以后，我们的部队出现在哪里，这母女俩也出现在哪里，为我们送水、送饭、照顾病号，直到开学。

要上学去的那天，姑娘和她母亲又找到了我，我们互相留了通讯地址。告别时她含着眼泪对我说：“排长，你一定要保重，我到学校后就给你写信。”

时间已经过去了18年，当年的我和被救的大学女生已是中年。那年，我们的青春无悔遇上了洪水无情。但时隔这么久，这依然是我青春记忆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它让我每每遇到人生的大风大浪时，总能像那年夏天一样，勇往直前的坚持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■青春岁月

那个裙裾飞扬的夏天

□许会敏 文/图

1988年我顺利地考进一所大学，第一次离开生长了18年的小村进城读书了。父母送我报到以后，就匆忙赶当天的火车回去了，剩下的事我只能硬着头皮自己做。

在家已经习惯自己整理床铺和日用的物品，所以很快我就把床安顿整齐。而我那三个室友却还在手忙脚乱中大呼小叫，不是这个忘了铺毛毯，就是那个褥子不平整。我怯生生地主动伸手帮忙，她们则热情地把小零食塞在我的手里。没多会儿大家就熟络起来，我们也像当时学校里流行的那样，按年龄排出了顺序，我是小四。

她们都是城市女孩，家境很不错。而我这个来自农村的“柴禾妞”，明显在物质上无法与她们相比。我知道父母拿钱供我出来读书有多么的不容易，所以我在生活上也非常节俭。

任凭全班女生都把自己打扮得像花一样，我依旧朴素得像一棵草。宿舍里，不止一次婉言谢绝了她们递过来的好吃、好玩的



东西。只因为离家前，做老师的妈妈就交代过：人活着要有骨气，不要轻易放低自尊的底线。

夏天很快就来了，开学时妈妈给买的秋装已经无法再穿。夏天的衣服，只有从打工的两个姐姐那里淘汰下来的旧T恤和牛仔裤。初中毕业，她们都选择了出去打工赚钱花，而喜欢读书的我却执拗地选择了继续求学。没人

知道我的内心，是多么渴望像其他女孩一样，穿上漂亮的裙子，袅袅婷婷地漫步在校园里。

为了给自己买条裙子，我开始不吃早饭，并且又找了一份晚上去超市兼职的活。攒下了一点钱以后我才发现，自己都没有单独购物的经验，根本不知道外面流行什么，如何跟商家侃价？最后还是宿舍的三姐陪我去夜市买了条廉价的白裙子。虽然很便宜，我却非常喜欢，毕竟这是属于我自己的新裙子。

然而第二天，正当我满心欢喜地打算穿上裙子去上课的时候。大姐却执意要先穿，然后把自己的红裙子扔给了我。说：我们大家要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，以后谁有新衣服都要借我穿几天，这才公平。随后二姐、三姐

也如法炮制，穿着我廉价的白裙子，快乐地出出进进。而我就只好穿她们那些价格不菲的高档裙子。

当我明白她们是想帮我，又怕伤害我的自尊时，心里充满了感动与幸福。从那个裙裾飞扬的夏天开始，我们四个一直换穿彼此的衣物直到毕业。

此后这么多年，大家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城市，却始终保持着亲如姐妹的真挚情谊。看着如今这些时尚的年轻人拼车、拼房、拼出游，我就会想起当年我们拼衣服时的温暖时光。

我在心里一直非常感激她们，是她们用自己善良、淳朴的心给了我尊重、呵护与帮助，让我在那个荒困的岁月并没觉得难堪，反而过得格外幸福。